大刺客
〔台湾〕
云中岳 著
②

大刺客

〔台湾〕云中岳 著

②

目　录

第一章　浑金璞玉…… 1
第二章　初显身手 …… 25
第三章　永安受挫 …… 49
第四章　死里逃生 …… 73
第五章　投桃报李 …… 97
第六章　威迫利诱…… 121
第七章　龙争虎斗…… 145
第八章　荒村传艺…… 169
第九章　恩怨难分…… 193
第十章　顺藤摸瓜…… 217
第十一章　各怀鬼胎…… 241
第十二章　自投罗网…… 266
第十三章　祸不单行…… 291
第十四章　三进三出…… 315
第十五章　忘年之交…… 339
第十六章　壮烈牺牲…… 363
第十七章　暗器之王…… 387
第十八章　兰宫幻境…… 411
第十九章　博浪一锥…… 436
第二十章　深山狩猎…… 460
第二十一章　狭路相逢…… 484
第二十二章　恩怨两消…… 508
第二十三章　诱敌深入…… 532

第二十四章　群魔乱舞…… 556
第二十五章　视死如归…… 581
第二十六章　情归何处…… 606
第二十七章　龙门慈航…… 630
第二十八章　血泪盈襟…… 654
第二十九章　别愁离恨…… 677
第三十章　大局为重…… 701
第三十一章　仆仆风尘…… 726
第三十二章　横生枝节…… 750
第三十三章　疑云重重…… 774
第三十四章　抽丝剥茧…… 798
第三十五章　排难解纷…… 821
第三十六章　风雨神庙…… 845
第三十七章　六合瘟神…… 869
第三十八章　礼尚往来…… 893
第三十九章　各展伸通…… 917
第四十章　晋北群盗…… 941
第四十一章　扶沟屠狼…… 965
第四十二章　勇闯贼巢…… 990
第四十三章　将计就计 …… 1014
第四十四章　马失前蹄 …… 1038
第四十五章　紧锣不舍 …… 1062
第四十六章　再接再励 …… 1085
第四十七章　最后一注 …… 1109
第四十八章　烟消云散 …… 1133

第十三章　祸不单行

林彦对这位曾经助他的怪人甚有好感，虽被迫交手，但并未用全力周旋。怪人逼他较量的理由相当充分，由不得他回避印证，所以他也不能太过示弱，攻势相当猛烈。连攻二十八剑，怪人终于支持不住了一退再退，直退出四丈外，总算将林彦最后一剑崩出偏门，再用一招"月落星沉"攻下盘，将林彦逼退一步，才结束了第一轮攻势。

主客易势，怪人一声低叱，立即展开狂风暴雨似的反击，剑幻千道青虹，虚虚实实变化无穷。怪人不像林彦从正面进攻强压，而是八方进攻无孔不入，移位之迅速骇人听闻，剑上的真力潜劲也一剑比一剑加重，逐渐打出真火，绝招出现妙着迭出，像要拼命了。

林彦从容封架，他的心情已不再激动，心意神合而为一，灵智清明应付裕如，对怪人的剑上造诣，心中暗暗佩服，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剑术别有神奥独到的妙诀，油然兴起惺惺相惜的念头。因此，他接了三十余剑便显得不轻松了，所占的圈子愈转愈大，从三尺圆径变成六尺以上了。

怪人真力仍旺，攻了百余剑方现颓势，最后以一剑硬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结束了这一轮苦斗。

如果是印证较技，这时该算是平手，各有一次主攻的机会，双方皆未陷入困境，平手言和皆大欢喜呢。林彦退出圈子，收剑笑道："赵兄，佩服佩服，再攻几剑，在下就招架不住了。"

"一分胜负，如何呢？"怪人徐徐逼进说："天下间好手难寻，棋逢敌手乃是人生一大快事，请进手，点到即止，彼此机会均等。"

"这……"林彦一阵迟疑，如果分胜负，这次已没有主客之分，凶险的程度增加，各展绝学很可能有人失手，而他却不希望伤了曾经帮助过他的怪人。

"林兄是不屑赐教吗？我可要恼了。"怪人逼他动手。

"赵兄……好吧，请赐教，点到即止。"他无可奈何地说，举剑候敌。

"呔！"怪人低叱，声到人到剑到，凶猛的"玉女投梭"排空而至，剑尖连续吞吐控制住中宫。

林彦毫无火气地左移，飘逸地摆脱了连续追刺的三剑，冷虹剑一拂，闪电似地一掠而过，锋尖接近怪人的右胁肋，以攻解围妙到颠毫，轻灵飘逸毫无破绽，而且诡异辛辣，攻其所必救逼对方撤招自保，眼看剑锋及体。怪人吃了一惊，疾退两步，沉剑扭身化招。

林彦的第一剑突然折向，电芒上升、反拂、下沉，以不可思议的诡变，锋尖光临怪人的肩颈。怪人又是一惊，百忙中下挫避招，同时反击林彦的右膝，反应惊人地迅疾。可是棋差一着，缚手缚脚，林彦右脚略收，剑则钉紧怪人的肩部

折向下沉。怪人收不收招，这一剑必可将怪人的右上臂割伤。

怪人大概是被逼急了，一声沉叱，收招变招来一记"玉门拒虎"，硬接下沉的冷虹剑。

"铮！"双方都快，剑无可避免地接触。

林彦噫了一声，剑被震得向上急扬，飞退丈余喝道："住手！你怎么了？"

印证较技，不能用上内家真力，怪人却突然在剑上注入可怕的内劲。

如果他毫无戒心，必定剑断人亡，怪人的剑在一升一沉之下，前者可击断他的剑，后者可劈开他的天灵盖。

怪人的剑的确下沉了，但林彦已在间不容发中退出剑锋下。突袭无功，怪人疾退丈外，冷冷地说："总有一天，你我将会成为生死对头，除非你离开陕西，不然无可避免；虽然我不希望你离开。后会有期……"

语音未浇，怪人已转身如飞而去。

"赵兄……"林彦大叫，收剑急追。追了十余步，他止步摇摇头自言自语："怪事，他说这些话有何用意？费解。唔！真的是兰花香。"

他收剑入鞘，背着手往回走，喃喃地说："倏然而发，劲发无声，反震强烈而不着痕迹。唔！怎么有点像我练的玄阴真气？他为何要计算我？他到底是何来路？我得留心些，他将是我一大劲敌。他的修为如果再深厚一两分，这一剑不砍破我的脑袋，也会伤了我的鼻尖。真可怕，我真不敢信任人了，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敌友难分的人。"

他嗅到血腥和死尸，看到那三个俘虏，两个躺着一个坐

在一旁扭动。他走近俘虏，哼了一声。

黎明前的阵黑已过，东天已现鱼肚白，他看清了三个俘虏，坐着的是断魂钩罗文雄，躺着的是飞豹和金刚。三位仁兄浑身是血，脸扭曲变形，伤痕累累，牛筋索把双手背捆，串在一起捆得死紧，口用布巾勒成马衔，难怪无法说话，可怜兮兮地用无神的眼睛注视着他。

他心中疑云大起，如果这三位仁兄是出卖他的人，为何又被毒龙的爪牙们折磨成这鬼样子？他拔剑割断捆绳，解掉他们的勒口布，冷冷地说："站起来，你们又在要什么阴谋诡计？"

"咱们栽了，没话说。"断魂钩咬牙切齿地说："林兄，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心中明白。说！你们得了梁剥皮多少好处？"

"你说什么？"断魂钩怒声问："你以为咱们被白花蛇白凤用酷刑迫口供，是用的苦肉计？"

"不是吗？"

"哦！你把咱们西川三雄，看成这么没出息的蠢贱，真是岂理。姓林的，你不要血口喷人，西川三雄在西川家大业大，还不至于下贱得替一个太监做坑害无辜百姓的走狗。"断魂钩咬牙切齿说："好了好了，咱们认栽，不高攀你这位大仁大义的英雄总可以吧？咱们欠你一份情，日后自当图报，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但我要告诉你，西川三雄不是人间贱丈夫，大哥二哥，咱们走，走不动爬也要爬离陕西。"

"慢着。"林彦冷叱："白花蛇迫你们要什么口供？"

"问咱们落脚开元寺的同伴是些什么人，问来陕西有何图

谋，咱们未吐露丝毫口风，所以内外伤全加上了。”

“没问有关林某的事？”

“没有。”

“那就怪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新丰镇的事？”

“这几个混帐东西没参加新丰镇伏击。毒龙新丰之谋失败，当时便接到梁剥皮的命令，乘坐骑赶赴咸阳公干。这几个狗东西本来奉派在东渭桥镇做眼线，只奉命今午之前不许返回府城，当然不知道新丰镇的变故。”

“梁剥皮安排下天罗地网在等我。透露在下行踪的人，只有你们三位仁兄。”

“你放屁！”断魂钩粗野地叫：“咱们兄弟根本不希望你今晚到钦差府，早就想把船弄沉，免得跟你去钦差府拼老命。如果不是你固执，咱们早就顺风顺流到了潼关了。哼！小化子吴仁呢？”

“他一直跟我进城，根本不可能事先通风报信。”林彦不信吴仁是通风报信的人：“咱们到泊舟处等他。”

“你打算和吴仁……”

“和他到山西，找虬须丐的下落。”

“虬须丐的确在山西，景况恐怕不太好……”

“什么？你知道他在山西？！林彦惊问：“听口气，你见过他了？”

“我没见过……”

“那你怎么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断魂钩泰然地说：“半月前，咱们在河南府城访友，午间在关洛酒楼喝酒，赫然发现邻桌新来的食

客是神州三杰。这三位老前辈亦正亦邪，脾气古怪，咱们不配和他打招呼。席间，我亲耳听到老二金箫客说，在山西临汾碰上虬须丐，老丐气色很差云云。金箫客决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他的话绝对可信。”

“金箫客没说是多久以前的事？”

“他说是三月前。”飞豹有气无力的接口。

“三月前……哎呀！他老人家依然健在了。”林彦欣然叫：“李兄，神州三杰目下在何处？”

谁知道呢？咱们又不敢问，事隔半月，三杰出同如神龙，行踪如谜，谁知道他们目下在何处？”

“谢谢你的消息。”林彦欣然谢道：“走，我扶你一把。先找地方养伤再说，泊舟处我的包裹中，有最好的金创药和救伤丹。”

他们离开泊舟处，找到河边的一家农舍，主人是个孤老头，听说他们是被钦差府的走狗打伤的，不但慨然收留，而且答应替他们找秘密处所藏身养伤。林彦回到泊舟处等小花子，白等了一天，只好放弃等候。第三天，他向西川雄告辞，背了包裹说走就走。三雄不敢追问他要往何处去，以免再度引起林彦的疑心。

小化子失踪，林彦放心不下，决定多留几天，万一仍无着落，再去找神州三杰讨消息。

他在南郊落脚，浪费了两天工夫，小化子音讯全无，下落不明。他打算再留一天，明天就动身赴河南洛阳寻觅神州三杰的下落。

“今晚进城去抓几个走狗来问口供。”他心中不住盘算：

"也许小化子已经落在他们手中了。"

黄昏将临，他扮成小行商，乘商旅赶着进城的混乱机会，混进城内隐身，等候黑夜降临。由于上次夜袭凌云楼事件传出，钦差府的走狗们已提高了警觉，城内不但眼线增加了两倍，夜间更在城墙上增加军哨，以亲卫军与秦王府的护卫混合组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自天黑至黎明，整夜巡逻，如临大敌似的，三千余名官兵疲于奔命。因此，他无法从城墙出入。越七八丈的护城河，攀三丈高的城墙，对他来说毫无困难，构成威胁的是那些军哨，只要惊动了哨兵，任何事也办不成啦！所以他不得不冒险从城门出入，四座城门是他唯一的出入通道。

当然，城门的眼线也增加了数倍。

他是从西关进城的，赶着进城的商旅甚多，行人车马显得十分拥挤，他以为自己化了装易了容，应该可以瞒过守在城门附近的眼线。

他站在一间客店前，盘算着是否该落店以掩护自己的行迹，身侧突然来了一名挑夫打扮的人，低着头自言自语："有两个离鲁盯梢，赶快离开。"

他一怔，想看清示警的人是谁，但已来不及了，那人已匆匆入市，看背影怎能看出结果？他机警地踏入店堂，乘店伙忙乱中往院子里一钻，从店后溜之大吉。

两个跟踪盯梢的人，晚一步跟入，但他已经走了。

刺客林彦已经混入城中的消息，不久便传遍各地。只要稍为留意，便可看出危险的征兆。

他嗅出危险的气息，折入小街向城南找地方藏身。城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带古宅甚多，破落的权贵遗下不少大宅可供隐身。他必须找一处安全的隐秘处所，作为安置俘虏的地方，把俘虏连夜带出城去，所冒的风险太大了。

不久，他绕出南大街，身后突然有了声息，扭头一看，一个高大的青袍人脚下一慢，善意地向他微笑颔首打招呼，施施然踱着方步，泰然从他身右超越，扬长而去。

"这位仁兄练气的根基不弱。"他想。看对方年约半百，暮色重重中，仍可看清对方目朗鬓丰，宽胸细腰，脚下稳健，所以知道对方定是练气的内家高手。

他走了半里地，往对街的小巷一钻。

十余家店面的另一条小巷口，青袍人也闪入小巷，向先一步闪入的两个人影低声说："如果是他，你们小心跟踪，我立即传出信息，请副统领派人来对付他。记住，千万别让统领的人抢先一步。"

"梁爷，副统领已经不在府中了。"一个黑影低声说："这时召集人手，恐怕来不及了。"

"那……那怎办？"

"副统领不是交代过吗？意外事故交由陈姑娘处理。"

"她就在前面不远。"

"快，迟延不得。"

林彦不知有人跟踪，小巷中不时有人行走，跟踪的人地头熟，不需接近跟踪，他怎能发现有异？不久，他发现左首是一座大院墙，树影映掩，两幢大厦看不见灯光，心中一动，看前后无人，立即越墙而入。只消一看荒草丛生的地面，便知道这一处无人照料的古老大宅，正是理想的藏身好去处。他

在四周搜了一圈，证实大厦无人居住，便从另一面院墙越出，已经是酉牌时分，小街巷已经漆黑无人，远处有一盏门灯，散发微弱的暗红色的光芒。

这里也是一条小巷，钻出巷口，暗影中人影一闪，传来熟悉的语音："林兄吗？跟我来。"

他大喜过望，心上一块大石落地，奔近低叫："吴小兄弟，找得我好苦，我正要抓走狗取口供呢，以为你已落在他们手中了，谢谢天！你没落在他们手中，这几天你躲在何处。"

是小化子吴仁，闪在壁角不易看清脸上的表情。

"我也在打听你的消息。"小化子说："昨天发生的大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什么事？"他急问。

"前天一早，余御史查封了临潼税署的仓房，查获百余车私货，其中有一半是管制品盐铁。"小化子低声说："那是毒龙的货物。一场格斗，铁胆郎君一群高手，格杀了运货的主事恨天无把薛全，活擒了十六名走狗。今晨四更末五更初，十一道与四客亲自出马，突袭守货的人报复，击毙五名高手，活擒了云中鹤李奇。"

"糟透了！"他叹息着说。云中鹤李奇，他并不陌生。那天假行刺试试余御史的实力，追赶他的四个人，其中就有云中鹤在内，也就是那位将剑抛给他的人。

"你想不想救他？"小化子问。

"救他？这时能进钦差府救人？别开玩笑。"

"恶贼即使其蠢如驴，也不会将人囚在钦差府呀！"

"你是说……"

"囚禁在东南城根的一间大宅内，准备与余大人谈条件，交换人质与换回货物。"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的消息比你灵通。"小化子自负地说："下半夜，我带你去救人。"

"不行，救人如救火，咱们立即动身。"他坚决地说。小化子既然平安无事，他用不着捉走狗问口供了，反正已经来了，能将云中鹤救出岂不妙哉？

"早着呢，这时他们人多，明抢决无好结果。"小化子断然反对："等他们的人散了或者睡着了，咱们才能下手救人，这时前往，不啻飞蛾扑火，我不去。"

"我不要你动手。"他说，拍拍小化子的肩膀："他们已经发现我混进城来了，正走狗四出，追索我的下落，咱们正好乘机出其不意救人，速战速决救了就走。"

"不行的，我……"

"把囚人处告诉我，我自己去跑一趟，你出城等我好了。"他坚决地说。

"可是……"

"走，一面走一面谈，这里已经停得太久了。"他说，挽了小化子的臂膀举步："把囚禁处告诉我之后，你出城等我……"

"好吧，我带你去走一趟。"小化子无可奈何地说。

不久，前面出现一条大街，但街上行人寥落。虽说是大街，但全是庭深院广大宅而非商业区。他向左面高大的牌坊一指，说："咦！这不是虾蟆陵吗？"

"不错。"小化子说："南面就是城根，那一边就是碑林和文庙。"

"怎么把人囚在这附近？你弄错了吧？这附近我熟。"

"熟就好，你知道开通巷？"

"知道。虾蟆陵的西北是卧龙寺，那就是开通巷。这一带是西安唯一的清净地，走狗们会在这附近为非作歹？不可能的。"

"世间没有不可能的事。"小化子冷冷地说："卧龙寺的护法檀越是秦王殿下，寺重修不久，两百余名僧侣，全是有道高僧，但他们怎敢和钦差府作对？人就囚禁在后殿的僧房里，不信立可分晓。"

转两个弯就到了。卧龙寺前的广场又宽又广，高大的石牌坊后，巨大的三重庙门关得紧紧地，灯火全无，全寺死寂。林彦距牌坊约五六十步站住了，缓缓解开长包裹，缓缓取出冷虹剑。

"绕后面进去。"小化子说。

"不能进去了。"他低沉地说，将包裹信手丢掉，缓缓解开外腰带，敞开外襟，缓缓将剑佩上。

"你怎么了？"小化子惑然问。

"他们正在等我。"他泰然地说："你看过城市里的大寺庙，晚上把寺门紧紧闭上的？你能听到僧人的晚课声吗？这时正是晚课的时光。怪事。"

"什么怪事？"

"沿途不见有人潜伏，这附近似乎也没有埋伏暗桩，我不信他们会全部躲在寺内等我。"他全神搜索敌踪，像一头发现

猎物的猛兽："就是不对，一切都反常。咦！看清那牛犊子了？有人躲在上面。"

他的声音愈说愈大，大概寺内都可听到

"不错，牌坊上有人。"右面远处的屋顶有人发话，怪腔怪调不像是人的声音："他们早来片刻，共有四位仁兄。有一个在寺内，把僧人全部赶入房中躲避，因为里面太广，怕你躲进去不易找寻。你还不快走？等他们大援赶到，你就脱不了身啦！你怎会跟着他们来送死？"

"谢谢你的忠告，兄台。"他大声说："他们只有四个人，未免太小看了在下啦！在下得秤秤他们的斤两。"

寺的中门徐徐拉开，踱出一个青袍蒙面人，天色不算太黑，虽无明月，却星光朗朗，光度已够，但对方以青巾蒙面，只露出一双眼睛，无法看到本来面目。

"你来早了些。"蒙面人一面接近一面说。

"何不叫那三位仁兄一起下来？"他指着牌坊说。

三个人影飘然而降，轻功之佳，令人悚然而惊，似乎降下的是没重的人，而是悠然飘落的三根鸿毛，着地无声无息，将近三丈的高度，臻此境界委实骇人听闻。

小化子竹杖一伸，低声说："我先上，小心围攻。"

"他们不会围攻的。"他举步说："这四位仁兄自命不凡，不至于自贬身价倚多为胜的，看他们的气魄，便知不是下三滥的毛贼。"

四个人一式打扮，全穿了青袍佩了剑，如果不是高矮不等，真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人。四人并排接近，每人相距一丈左右，脚下无声，但一步步沉稳坚凝，步伐齐一。

"刺客林彦!"他大声说。

一声剑鸣，他首先撤剑，挥手示意小化子后退，徐徐迎上。近了，二十步、十步……"

果然所料不差，三个蒙面人在十步外止步，一名蒙面人仍向前走，八步、七步……手按在剑把上了。

"我好像见过你们的装扮。"他从容地说："似乎不是毒龙的爪牙!"

蒙面人突然一闪即至，身动剑出，恍若电光一闪，彻骨奇寒的剑气已经及体。

"厉害!"他说，一剑封出，奇快绝伦，铮一声暴震，火星飞溅，人影乍合乍分。

蒙面人右飘八尺，咦了一声脱口叫："至阳至刚，这小子是丹阳子的门人，三昧真火已有了七成火候了。"

林彦一声轻笑，扑上招发"灵蛇吐信"，狂妄地走中宫无畏地抢攻，招式是最易受反击的下乘路数的。蒙面人果然被激怒了，一剑振出，要拼硬劲了。

"铮!"双剑相交，竟吸住了。

第二名蒙面人一惊，掠出撤剑叫："退!是阴柔内劲……吹!"声到剑到，剑发龙吟。

退不及了，蒙面人上了大当，全力封招，想震开林彦的剑然后长驱直入，没料到林彦这次用的是柔劲，而且是最难练成的引力术，剑顺手一撤，不但将对方的剑吸住向侧引，也把对方进步的冲势加快了呢，蒙面人身不由己，迎面向他斜冲而来，恰好迎上他飞起的左腿，"砰"一声正中心中要害。

"铮!"他接住了第二名蒙面人攻腰胁的一剑，一声长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